



为新中国儿童文学勾勒一个轮廓

——《共和国儿童文学金奖文库》的意义 □宋沛德

《共和国儿童文学金奖文库》(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集中展示了新中国60年来儿童文学的创作成就和概貌,入选的30部作品,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儿童文学创作成就、实绩的缩影,大致勾勒出我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这些作品,都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社会氛围中产生的,是各个历史阶段的代表作。《金奖文库》是儿童文学界、出版界向新中国60华诞献上的一份厚礼。

1949年至2009年,60年间发表出版的儿童文学力作佳构浩如烟海,不胜枚举。入选《金奖文库》的30部作品,只是众多优秀作品之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理应在优秀作品之列,由于版权归属和本文库容量所限未能收入,这是一个不小的缺憾。下面以入选《金奖文库》的作家作品为主要依据,对新中国60年来儿童文学创作的收获、成就、特色作一概略的评述。

文学观念变革、更新

通过多年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我国作家的儿童文学观念有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儿童文学的接受对象、服务对象是少年儿童,作家更加牢固地树立起“儿童本位”、“以儿童为主体”、“以儿童为中心”的观念。在创作思想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只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和对教育作用的狭隘理解,对儿童文学功能的认识更完整、更准确了,越来越重视全面发挥儿童文学的教育、认识、审美、娱乐等多方面的功能。而且深切地认识到,文学的教育、认识、审美、娱乐作用都要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审美愉悦来实现,在创作上更加自觉地把文学“以情感人”、“以美育人”的特征。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儿童文学的服务对象分为幼儿、儿童、少年三个层次,在创作实践上更加自觉地按照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心理特点、审美需求、欣赏习惯来写作。

题材、形式、风格多姿多彩

我们时代的生活五彩缤纷,日新月异,少年儿童读者的精神需求多种多样,与时俱进。这就要求作家不断探索、创新,在题材、主题、人物性格、艺术风格、表现手法、文学语言上不断出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作家的艺术个性日益解放,艺术视野不断开阔,创新意识不



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面对着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网络时代传媒多元化挑战的宏观背景,由于市场运作诸多因素的影响,战争题材作品创作相对式微,作家选择这类题材的创作,本身就成为一种挑战难度的写作。如何打破惯常的思维与创作模式,与时代精神相辉映,既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又能与当下儿童的审美兴趣相吻合,成为作家思考的第一要义,所谓“重释”的难度亦在于此。儿童文学作家薛涛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满山打鬼子》(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作为一种勇敢的尝试实属可贵。

面对新世纪的儿童读者,怎样回到抗战时期的历史语境,触摸到那个时代真实的生活场景,复原那个年代儿童的生活原貌,又能为现在的读者所接受,在紧张曲折的故事中完成对儿童精神的洗礼与升华,时时考验着作家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驾驭能力。薛涛针对当下儿童文学“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现场,发现了它“苍白、失血、软弱”的另一面,执意将它注入血性、铁骨,写一部给小男子汉看的小说。

于是,他选择了自己最谙熟的地方——故乡东北,在辽东山区伴随着当年东北抗联的密营,让皑皑白雪映衬下的寒冷的大自然作为背景,将一个一心想成为“小抗联”的孩子——满山推至故事的前台。“日本人的到来,让濯水镇的鸟和虫子们活得很紧张。”作为开篇,它引出了满山、李小刀、河野直子几个孩子在这场战争中成长的故事。他们虽然分属于敌我两方势不两立的交战

断增强,逐渐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的创作新格局。

在题材选择上,突破学校、家庭生活相对狭窄的天地,都市、乡村,历史、自然,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凡是有孩子的地方或者孩子向往的世界,几乎都进入作家的视野。举小说为例,就有校园情感小说、成长小说、动物小说、探险小说、科幻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等等。在童话世界里,古今中外、天上人间、宇宙万物、妖魔鬼怪,广阔的天地任凭作家的笔墨自由驰骋。在有益于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前提下,在创作题材上,几乎是“百无禁忌”。作家在开拓题材上的新进展,还表现在:着力刻画孩子生活的同时,力求把孩子的小世界、小社会同成人生活的大世界、大社会联结、交融起来描写。在广阔的、色彩斑斓的社会背景下描写少年儿童的生活,或从少年儿童的视角来展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张之路的《第三军团》、黄蓓佳的《亲亲我的妈妈》等,都有着这样的内涵和特色。

在主题开掘上,讴歌、弘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历来是儿童文学作家的共同追求。进入新时期,儿童文学疆域的上空,又高高飘扬起爱的旗帜,以善为美的旗帜,人道主义的旗帜,大自然文学的旗帜。很多作家在创作中着力弘扬生活中的真、善、美,弘扬人文关怀、悲天悯人、天人合一的精神,在孩子心田里播撒坚韧、善良、友爱、同情的种子。无论是从取材于革命历史斗争的《闪闪的红星》,还是描写当代北国少年命运的《独船》中,我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面对困难,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精神,也能捕捉到蕴涵其中的至纯至美的人性、人情光辉。

在艺术形式、风格、表现手法上,很多作家都有一以贯之的审美选择,艺术追求,努力探求同自己的经历、气质、个性、擅长、兴趣相适应的创作路子,寻觅符合少年儿童审美情趣、欣赏习惯的样式、文体。张天翼的奇特幻想、幽默夸张,严文井诗情与哲理的水乳交融,洪汛涛、葛翠琳的民族风格、民间色彩,这些老作家的童话创作各具鲜明的艺术特色。中青年童话作家更是敢于标新立异,大胆开拓。冰波的抒情型童话与周锐的热闹型童话自由竞赛,各显神通。张秋生独创的“小巴掌童话”,则是别树一帜的诗体故事样

式。在诗歌创作上,任溶溶的奇妙风趣,柯岩的富于情趣,金波的清丽隽永,高洪波的幽默诙谐,他们各自在探索、追求艺术个性化的道路上,迈着坚实的步伐。

努力贴近儿童的生活和心灵

儿童文学是为少年儿童服务的文学。60年来新中国的儿童文学,十分重视重视儿童文学与小读者的关系,尽可能多层次、多功能地满足小读者的精神需求和审美情趣。20世纪90年代,由于少年文学的崛起和关注独生子女的早期文学熏陶,曾一度出现少年文学、幼儿文学创作活跃而冷落童年文学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两头大、中间小”的状况有了改变,三个年龄段的儿童文学开始呈现均衡发展的态势。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儿童文学进一步走向中、小学语文教育,以及文学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小读者疏离文学读物的状况也逐步有了改变。儿童文学与小读者在思想感情上、精神上的联系大大加强了。

少年儿童文学作品,特别是叙事体的小说和被称作诗体故事的童话,也是要写人物、写性格,着力揭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感情世界,力求贴近孩子的生活、贴近孩子的心灵。优秀的小说、童话之所以能吸引读者、征服读者,总是同它成功地刻画具有丰富内涵和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少年王葆、神笔马良、小布头、红军小战士潘冬子、女生贾梅,以及未收入本“文库”作品中的小兵张嘎、黑猫警长、皮鲁鲁、霹雳贝贝、大头儿子、桑桑、乌丢丢、马小跳等一系列活灵活现、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组成了儿童文苑里一条长长的人物画廊。这些艺术形象深深地镌刻在小读者的心坎上,成了他们的知心朋友或游戏伙伴。

创作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一支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纯真童心、同少年儿童生活保持紧密联系、具有较高的思想、业务素质的创作队伍,是我国儿童文学不断发展、繁荣的保证。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生气勃勃的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但规模较小,实力不够强大。进入新时期,随着各种有利于文艺发展的政策的贯彻落实和改革开放巨大潮流的推动,逐渐形成了一支具有相当规

重释战争题材的难度

□晓宁

国,本是水火难容的,可孩子间天真纯洁的感情,儿童向往美好的自然天性超越了战争,让他们彼此惺惺相惜。满山抗日最初的动机并非如以往红色经典作品中的孩子那样,有着深刻的国仇家恨,而是源于非常简单朴素的“雪耻”愿望,拿回被日本人夺走的烟筒袋,后来又有不甘心做“汉奸舅舅”海川外甥的心理,在小伙伴面前夸耀的心理等等,非常孩子气地火烧日本人的车站、做大弹弓打日本人;而与杨增宇率领的抗联部队军事行动的不期而遇,则激发了他的崇敬感和自豪感,自发地想成为抗联英雄中的一员。端午叔、老奎爷一家的英勇壮举深深感染了满山;同伴李小刀为了捍卫祖国和自身的尊严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凛然大义的精神力量更深深震撼了满山的心灵,促使他为大完舅舅遗愿,冒生命危险、翻越大风雪中的狼山谷,挑战生命承受极限替抗联送去情报。这一笔,是全书最辉煌的篇章,一步一步走下来,符合一个小英雄成长的性格逻辑。如果说红色经典作品中儿童英雄身上存在着“缩小了的成人”英雄的痕迹,他们的故事也充满了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神化色彩,本书中的儿童英雄已经走下神坛,充满了个性化、人情味儿,充满了童心童趣的表达。

近年,无论是文学创作、影视作品还是网络写作等,倘若涉及战争题材,势必力求突破,不断给人们造成审美上的冲击。英雄不再是完美无瑕、整齐划一,而是被还原成存在着缺点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欲望的正常人;敌人亦不皆是恶魔狂徒,文学同样表达着他们的内心挣扎,他们在生与死、情与理的搅动下的内心煎熬与困惑。作家对整个战争的关注视角探向了人性的纵深,趋于复杂,而不是简单的正与反、善与恶、悲与喜。薛涛在小说创作中,显然意识到了这点,他笔下的矮胖日本兵买了陀螺想带回日本给儿子玩,却死在了中国,无法尽一个父亲的责任;直子的爸爸河野看到满山的烟筒袋,想到这是带给女儿的好礼物,直子也弄不懂为什么那么多

中国人要打她爸爸;国民学校的小泉校长在对李小刀施行惩罚以后,心灵上产生了深深的忏悔……故事都是通过孩子的视角来交待这些情节的,儿童眼中的世界传达出更加深长的意味。

刘绪源在《还有谁在从事宏观文学研究》一文中以战争题材作品为例,提出要把我们早已熟悉的价值观和现在的世界性问题接轨。他认为战争环境总是反常的,让儿童进入这种反常的环境,是违反儿童成长规律的,走出战争、回归人性、建立和平美好的日常环境才是儿童文学作品应当表现的。这确是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作家们虽然付出了一定的努力,但还没有找到儿童一战争二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如探求历史上的战争与当下的和平环境之间被我们疏忽、遮蔽的部分,所以创作往往可以一时感人,细读却又觉得了无新意,似曾相识。

其次,这一代作家不像老一代作家曾亲历战争,他们完全凭借资料 and 想像复原战争生活,需要有更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怎样表现战争对儿童生活的深刻影响,唤醒对于爱国、尊严、友情、牺牲、同情等问题的思索,回到人性最本质的地方,珍惜眼前的生活,显然比单纯讲述一个男孩子们感兴趣的打仗故事更可贵。当下的此类作品,与读者的心理期待还是有距离的。

再次,要让被校园轻松搞笑故事、网络时尚阅读、沉重的课业负担包围的少年儿童读者喜欢战争题材作品,作家必须及时在观念上作出调整,既不能降低艺术品位,又要为读者所接受。一些影视作品对人物性格的表现非常值得儿童文学作家借鉴,如士兵潇洒的形象,那种充满生活气息的人情之美、性格之美,在人性化基础上弘扬英雄精神,显然更符合当下的审美观。儿童文学,重新诠释那段保家卫国的战争岁月的道路显得坎坷而漫长,期盼作家们寻找更圆满的方式给以回答。

本版责编:刘秀娟

记忆:儿童文学60年



儿童文学评论

·第236期·

新时期初,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决定为各民族儿童创办《内蒙古民族特色区域特色文化刊物,定名为《苗苗》。1982年2月《苗苗》创刊号在呼和浩特出版,这是我国民族地区第一本儿童文学月刊。《苗苗》《小溪流》《小葵花》《新蕾》等正是这个时期儿童文学具有代表性的意象,也是一个时代对少年儿童的比喻。1986年它改名为《中外儿童文学》。本期提供者:张锦贻

翻开《祖国献您一首诗——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儿童诗精品集》,一首首歌唱伟大祖国的儿童诗篇,融汇着中华盛世的时代主旋律,琅琅童诗声声唱响对伟大祖国的由衷赞美与殷殷深情。

这些儿童诗中,有不少是儿童创造性的想像来表达诗歌主题的。例如刘开浩的《飞向北京》,起语就把小读者从现实引发到想像中“五十六只鸽子结伴同行”。诗人由物及人地想像,让鸽子具有了“笑脸”、“眺望”、“心愿”、“祝福”,以符合儿童心理的丰富想像创造优美意境,抒发纯美的童真童趣,让儿童在奇妙多姿的世界里,展开想像的翅膀,感悟诗的题旨。

在儿童诗中,作者如何在不甚宽阔的情感层面上表达真切的爱国情感并创造独特的表达效果呢?这主要依赖于构思的新颖和巧妙,这种依赖于生活积累的儿童式构思,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儿童诗的艺术水平。例如诗人程逸决的童诗《祖国的画》:“咔嚓咔嚓,火车开了!//妈妈说:‘快看呀,窗外一幅幅/流动的画!’//啊!真的——/小河弯弯曲曲,/山头披上白纱

童声颂祖国 新诗贺华诞

□张锋

……/妈妈打开车窗,/风从画中来啦……”这首诗创造了一种新颖而巧妙的儿童式构思模式,达成了别具一格的表达效果。“火车开了”,“快看呀,窗外一幅幅流动的画”,作者是在儿童生活的基础上大胆想像,依据这种想像构思,使平凡的生活现象变成一种儿童式的神奇和韵味无穷的美丽。

诗人常说“情景交融”,即诗的感情应当附于形象。感情与形象的结合构成了诗的意境。只有把真实的儿童感受通过形象含蓄地表达出来,而不是抽象的呼喊,这种儿童诗才具有童稚而优美的意境,也才能感动儿童。例如诗人钱万成所作的《我愿意是一棵小树》:我真希望/我也是一棵小树/长出绿色的头发/穿上绿色的衣服……到了冬天/我就走进童话/和雪花结伴/让每个小朋友来读/他们一定会喜欢我/喜欢一个/长着绿色头发的孩子/一棵会说话的小

树。这首诗是《祖国,献您一首诗》中的优秀作品之一。诗中幻想自己成了一棵小树,“穿上绿色的衣服”,在大自然的静态美中,通过“走”、“站”、“作伴”的动态描绘,创造出“小树”处处成为受人“喜欢”的“长出绿色头发的孩子”的优美意境,它既有童话般的境界,又有盎然的童趣。

儿童诗的语言,应该既天真而精粹,又琅琅上口,诵如山泉出谷、行云出岫,不能艰涩难懂。比诸其它多形态的文学作品,儿童诗天然地倾向于由书面形态上升为语言形态,不少儿童诗具有为朗诵者提供现场再创造的可能性,正是朗诵者对诗作的理解,可以使诗“飞”起来。“飞”起来的童诗,同广大少年儿童之间产生情感共鸣、心灵应和。《祖国,献您一首诗》中的作品远远超过了一个人案头静读的效果,诵来上口、听来悦耳,是充满深情与激情的诗。

爱心与童心的见证

□高洪波

商泽军是一位有着大爱之心的诗人,十几年来在共和国的土地上每逢有大的历史事件,总会首先看到他的身影。当“非典”蔓延之时他写出了《保卫生命》,在地震灾害发生时他写出《国殇:诗记汶川》,英雄殉难之时他写出了《孔繁森之歌》,奥运来了,他写下了《奥运中国》。在洪水滔天的日子,冰雪肆虐的夜晚,他总以诗人的身份出现在那里,用诗歌记录了历史紧要关头的转折之声。这些我也注意到,泽军还是一个儿童诗人,他几乎每年都在《儿童文学》《人民日报》《诗刊》等报刊发表儿童诗,最近安徽少儿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抒情长诗《飞翔的中国》,当时,还是我向他们推荐的让泽军去写,我知道他能完成好这个任务,听说该诗集出版后,还在有关市区联合举办的“暑假读一本好书”读书征文活动中得以特别推荐,并在短时间内又再版。

《飞翔的中国》没有儿童诗人所惯用的儿童视角,或者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儿童诗。他所用的是宏大的叙事模式,《对一处圣迹的造访》《诗人毛泽东》《飞翔的中国》等都凸显了这一特征,无一不是以一个赤子的拳拳之心追溯党的历史,讴歌党的领袖,再现国家的辉煌成就;这些诗主题鲜明、感情真挚、深沉浑厚,充满正气和一种磅礴的气势,充分显示了一位诗人力争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课本。

作为诗人,商泽军也不乏对自然、对乡情、对童心的描绘,如《阳光下的童年》那一辑作品中有一首《帐篷小学》,写灾后的孩子在帐篷里上第一节课:帐篷小学开学的时候/这些孩子一见面/感觉到/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昔日的同学不见了/这些孩子们/都互相对视着/新同学的眼睛//昔日戴眼镜的钟老师/也不见了/女校长也不见了/眼前的老师穿着军装……

再比如《儿童画展》一诗里所表现的:不是在美术馆/不是在都市的画廊/今天的画展/是儿童画展/它贴在震区的帐篷上//他们画了一条/家乡的小溪/有青蛙跳到岸上//他们画了一棵大树/在树的枝叶上/有鸟儿歌唱//他们画了一个机器人/在机器人的手臂上/又长出两个翅膀//他们画了一座/美丽的房子/孩子指着他画的房子说/这是我的家乡……

读到这样的诗歌,谁能不为之动容?孩子的心是透明的,孩子的理想是完美的,孩子的生活是简单而快乐的,谁阻挡、破坏了孩子的世界?是灾难,是战争,诗人没有控诉灾难、诅咒战争,而是歌颂一切美好的东西,大自然、花朵、春天、鸟儿、蜜蜂,歌颂这些不正是对邪恶的一种蔑视吗?在《为和平祝福》中他这样写和平:我说的和平是天空中/鸟儿/与鸟儿的对话/从他们的鸣叫声中/我听出/好像是在问候/或是在打听路/问一问南北天气的阴晴/它们无忧无虑地飞翔/也许,它们不懂得/什么是硝烟、战火/和枪声……

看他的《阳光下的童年》系列,我们不难看出诗人有一颗真挚的童心,作为一个诗人,如果没有对祖国的忧患与热爱,那么他是肤浅的;如果没有对生活与大自然的热爱,那么他是虚弱的。商泽军曾说过:“作为一个诗人,我始终认为,诗歌应介入时代、介入社会,应该是一代人的思考和印记;它布满痛苦和欢乐,汗水和泪水,挫折和辉煌。是啊,民族的大道,就是诗歌的最高境界。”

泽军的每一首诗都源自他的亲历和直感,去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诗歌成为国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他跟随中国作协作家采访团去灾区。在灾区,一个个场面,一个个故事,一首首可歌可泣的人物谱成的曲子,使他彻夜难眠。他的笔触下有那些逝者的灵魂,“为他们未尽的心愿而失眠,也是为那些解放军战士、武警官兵、志愿者们而失眠”。在灾区,他的所思所感倾注在笔端,一首首诗歌源源不断地从笔中流出。与此同时,泽军还临危受命,负责主编一本抗震救灾诗选。那几天一边赶路,一边与远在北京及全国各地的朋友沟通、联系。就这样,短短几天时间,泽军在抗震前沿主编的抗震救灾诗选《中国,震撼五月》就在明天出版社出版了。

我感佩,诗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有民族的文化氛围,他有内在的无意识规定。特别是作为一个中国的诗人,在面对时代的需求和召唤时,他往往会放下小我,投身到时代的激流中,做时代的记录者和传达者。作为一个诗人,可以有诸多的选择,有的在象牙塔,有的走向火热的社会;有的关注身体,有的关注心灵,在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无法评判高低。作为一个中国的诗人,关心大事,心系民众,无疑值得倡导。商泽军的诗正是印证了这些。从诗的血缘关系上,我从泽军的抒情诗读出了艾青当年的《火把》《向太阳》的韵味。不重形式的韵脚齐整,追求内在的诗意律动的捕捉、展现。有高度的概括力,常在朴素的、平实的叙述中荡来一笔,常有画龙点睛之妙。因此,在长诗写作中,商泽军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品牌了,希望他越写越好。

